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五

任子

舜命八元八凱皆出於高辛高陽舜之用人以世也周命鄭號毛
 原皆出於姬姓宗盟周之用人亦以世也世卿之說其來尚矣然
 在虞周以為當在後世以為濫何耶愚嘗推原其故命典樂而教
 胄子而直溫剛簡之德全命司樂以教國子而中和孝友之行備
 蓋教之於平時用之於異日所以為有賢子弟也夫富貴者侈之
 階安逸者驕之府益而不學動成過咎持祿自滿鮮克由禮如之
 何而無教養之素耶後世任子之濫正由此也漢人任子之法有
 任為太子洗馬者以黜太子庶子者以父任為中庶子皆有任為
 右校書者辛慶忌博士弟子者伏湛有任為侍中史丹九男皆以
 任為軍司空者杜延年有任為郎光武以任為郎劉向為郎皆
 子代任為中郎將者寸承此所任之官也或以父任兩漢龔勝免
 若孫若同產子一人或以兄任霍去病任兄為郎袁盎以或以族
 各除為郎見上或以宗家任趙兼淮南王舅子此所任之人也
 父任族霸以族父或以宗家任由以宗家任為郎

其為制固不一爾清耶濫耶愚固未暇議獨怪夫漢人無教養之
 法至使王吉所論任子率多驕騫不通古今直欲除而去之又何
 足取哉王吉上言曰今使俗吏得子弟多驕騫不通古今是故萬
 年教子不過以詖詖弄風弄風萬年怒欲怒欲戒於戒於下下語至語至夜半夜半成睡成睡頭頭
 不復不復方朔教子亦惟以容容止止容容首首陽陽為為出出下下為為工工飽飽食食安安步步以
 眾眾為父兄者不教以節義不教以廉恥而俾為容身保妻子計
 此皆漢人積弊之故若是而不除任子之令是滋弊也唐世任子
 之法有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
 宿衛而後授之祿任當武德正觀初其等有七人所共榮也親衛
 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三武德正觀初重授大臣二品三
 品丁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曾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五
 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官三品及縣男以上子散
 官五品以上子若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官三品
 縣補諸衛及翊衛若有所謂親事帳內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
 品官之子為之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
 歲納錢千五百有所謂納課品子者捉錢品子者納課則歲取度
 謂十品子課錢臣之子而上之兵部納課十二歲而後試上等送吏部其次留本

任子

司又其次納貨納已而復試量文武授散管捉錢則無違負滿二

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

有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官六品已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

年十八年以二等納資二歲四等納三歲納已復試九等選吏部二

等用本司三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功高而增損

有大廣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弘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

唐志其為目皆不一爾嘗耶否耶愚亦未易論獨喜夫唐有學校

以教養之曰崇文館曰國子學曰廣文館曰四門館其生徒皆以

皇屬國戚及大臣朝臣子孫為之門詳李拔而當時皆以奏蔭之旨

不若儒科之榮至使揚國忠亦願其子以明經舉豈非上人激勸

之功哉揚國忠傳子隨李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詢子撫往見

驚所賣均大是故柳子厚作吏商而勸為吏之廉柳文昌黎作示

兒首言束書辛勤之好示兒詩始我為父兄者勸以廉勤以學亦

唐人相師之風則唐之子弟想亦耳濡目染之素爾國初補奏

之法甚嚴而教養試覆之法為尤嚴參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大臣

之子止為六宅使增釋開室五年參政樞密之子並授供奉官太

有石賦魏成信以宰相仁浦之子為駙馬都尉特請於朝乃得其

子為寺丞是公主未有奏蔭也增釋開室四年參政樞密之子並授供奉官太

承從感信之請以知宗朝公主無奏子法也成信乃仁浦之

特請於朝乃得杜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

頭供奉官是戚里未輕奏蔭也同上杜彥鈞者昭憲皇太后之姪

其父至京師更太祖之世幾二十年至太平興國五年始補東頭

王德用以勳臣超之子超之建旄已二十年而德用僅為忠佐是

管軍方鎮未有奏蔭也同上洋符六年王超卒錄其子錄州都校

詳符以前方鎮去置軍二衛未有奏補法也補奏之法非嚴耶然

此未足為嚴公卿子弟未仕之前則命入學以教之既學之後復

立較試以考之若可用矣猶以為未也其已試者復嚴之覆試覆

試則以身年誦書二者而並舉焉其已覆者復親為之引對引對

果清則命官否則復黜焉茲其所以為嚴是故奚嶼以坐補齋郎

而貶高元緒亦以坐補齋郎而貶噫覆試失實尚罪舉主嚴何如

任子

元緒坐捕錢象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紀亦以學業未精而黜

噫引對未精復俾再學嚴何如耶祥符三年詔門資二十五以上

試於有司又復引對於天子之庭又安有膏梁之習哉此國初

之制然也蓋自祥符之後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寬故

國初無誕節之恩雖有亦一時之特旨自祥符定承天節奏隆於

是有誕節推恩之例至道末壽寧節推恩時上春秋稍高出自特

奏慶隆格以推恩國初無遺表之制雖有亦一時之特恩自祥符

巧請日繁白可盡補於是遺表推恩之例增釋如韓重賢劉

之蔭自祥符南郊詔朝臣與恩一子於是郊裡推恩之例祥符

之制尚嚴而引對之制猶在我真宗在御二十五年未嘗不臨

軒試之若寬而實嚴也真宗在御二十五年臨軒引對率以為常

今更不引對格注自引對罷於天禧之四年而選用不如前日

爾况自明道之間復以致仕推恩有負外致仕而其子試校書者

有三丞致仕而其子為二丞者雖曰國初有之蓋特恩也然亦給

事知制誥侍從之職始得任子為學究校書而已今以負外三丞

不過以朝奉奉議郎皆得官其子不愈寬乎此於誕節遺表郊裡

之外而復開致仕之例真宗六年給事劉載致仕賜其子宗古同

其子為二丞即去給事者今之通議大夫也知制誥者今之中書舍

朝奉奉議郎也推恩至此可謂廣矣是以慶曆以來諸賢刺口極

論富弼論冗濫之弊慶曆中仲淹富弼有曰自真宗皇帝以

弊冗濫日增請罷少卿李東之請定補陰之法至和中諫官李東

之法范鎮母沒孫亦更進其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

此孫抃之請也慶曆元年孫抃奏國朝自景德祥符間屢行大

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只以害民若不急為更張積成弊孽臣僚

不許陳乞學士精加考試此何刻之請也何刻言近年大臣罷兩

充第職或出身用為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

其陳乞及奏率人同試以塞備侍如有合該恩刻者送李士精加

試范鎮言之母湜孫抃又言之見上注於是仁宗慨然懲革濫恩

伏觀慶曆之詔曰周大司業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今之蔭法推恩太廣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自是任子之恩殺而考士之制嚴矣慶曆二年十一月詔曰周大司業掌學政而令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陳宗蒙恩拜焉授官未幾率身之道從政之方今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咨不庶位休茲意焉自是任子之恩殺矣夫何熙寧大臣當國罷身言書判之制立餘試出官之法甚而有免試之例有陳免之恩不惟不試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司不惟不試於有司亦或不詣於銓曹不問賢否徑得出仕否則處以獄祠坐糜廩祿爾而任子之法至此益弊夫既廣恩意之寬而復無較試之嚴所以為濫也熙寧中罷身言書判立餘試出身有陳免之恩不惟不試於有司又不引對於便殿今日任子之法下到銓部得注官甚者如以出祠坐糜廩祿以言乎郊禋郊禋有蔭也以言乎致仕致仕有蔭也以言乎遺表遺表亦有蔭也所不存者誕節之恩其蔭不為不廣爾考試之法問其引對今已罷矣問其試覆今亦罷矣所存者銓試之制其試不為不優爾然為子弟者以富貴為可樂以泰安養逸為可適意而從仕之學未嘗過而問焉為父兄者一命與子終身為喜再命

與孫沒齒無憾而過庭之訓未嘗及焉夫既命而銓既銓而爵此非拒其來也蓋所以勉其學而養其材也况一歲而一試非復三歲大比之乂合五而取一非於千百之中而不可幾也問之以可據之律較之以童子所易能之目則待之之道誠寬而且厚也夫何不勉以從政之學不加以過庭之訓至挾策而趨場屋者或閣筆以相視貨賄公行至有執而從吏訊者甚而未踰乎強仕之年而甘從遠僻之役規避吏部之問而求領禱祠之職推原其故皆平時之無所教養訓載也今日而能行乾道不經銓試不許入仕之令則門資者相率而為學來者不濫仕者不冗而祖宗舊典復見矣乾道二年臣僚乞指揮今後出官人先令吏部具曾與不施行余亦依奏初將仕郎都謙亨差岳苗既未嘗銓試又補授未滿二年故有此請

父任

重黎義和世掌天地善嗣在仕義和自唐虞三代世職典樂伯夷終始一人平水周功隨即黜之可也而必遲之九載古之人其重於父任蓋如此也天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

孔子攝相事其初人謗曰虜裝而鞭投之無矣鞭之虜裝投之無
無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子產從政三年南衮衣惠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取我志冠而措之取我
子弟子產誦之我南田疇子產植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方其謗

而未誦也若驟去也雖聖賢無所施其技矣帝王寧不計慮此耶
降其先漢猶有古意漢制惟邊吏三歲一更段會宗傳如傳注而

其他官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前王嘉疏文帝時

以官為氏舍氏庫氏皆其吏之後也其二夏佞嬰自高祖時為太
僕至文帝不易其職本傳高祖以嬰為太僕楊雄為黃門郎歷三世

不徙官本贊雄三此其在內者然也有為京兆尹九年張敞有為
刺史五年有為郡太守八年黃霸為潁川大其在外職未嘗不久

其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
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上注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於

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璽書褒寵增秩賜金循吏亦未遽
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
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霸守潁川許丞考病

是以朱浮左雄輩極言之光武時朱浮上疏曰問者守相數見其
是以朱浮左雄輩極言之易疲勞道路云云順帝時左雄上疏

猶病其速也高宗時劉祥道疏曰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
猶病其速也去民知遷徙則尚且○中宗時盧懷謹疏曰北州

州二十八年者李襲有治并州十六年者其為績效班班可攷然
則久任之制誠今古不易之良法矣祖宗朝大而在中書者二

十年呂夷微而典作坊者八年魏正三司數易司馬公憂之嘉祐

司馬光疏內任數易上官均憂之哲宗朝上官均疏云云為吏部者必
皆苟簡而不為二年之計是雖有苟簡滅裂之虞而未始有送

迎往來之擾也至於監司守令誠不可不重其任矣祖宗朝知

秦州者六年不遷宋璟宰相廬者七年不遷刀折故六年而易轉

運使十六人王舉正以否為憂朝二年而換知州七人范鎮亦拳

又任

舉有言焉宗是雖有移易送迎之擾而非邊鄙利害之所繫也

至於沿邊守帥尤不可不重其任者昔我 藝祖留心邊任李漢

超守閩南十七年郭進控西山二十一年賀惟忠守易州十一年李謙溥守

隰州十年姚內斌守慶州十年董遵誨屯環州十一年遠或三年近

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張方平疏云

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其予之也豐則得以養武士行間謀

而蕃夷情狀久而無不知之東平西定各得所欲非此之由乎若

夫武臣指邊郡為發身之地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

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此張公方平所以深議於慶曆也慶

八年張方平上疏云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

銓選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而

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爲

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焉禮若比

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去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

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久奠食夏官司則猶唐之考功郎之

類是也官志吏部考功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九百司

最然而冢宰者初無與於其間豈非以此爲有司之職而人主之

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名立東

官志成帝用十八人復故常選自漢之東權歸臺閣仲長統傳

任謂爲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耶

晉宋而下其任均矣徐羨之謂蔡廓曰黃散以下廓猶辭不受選

通鑑宋景平元年詔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

見付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

徐干木書繼尾遂不能爲則吏部之尤重也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

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于唐有敕受有旨受敕受者宰臣奏議而

除拜之旨受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

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通典開元中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皆

以旨授列於選曹四年乃勅負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不敕受

唐選奉官皆進名受勅不復在吏部矣然則吏部之權日以輕

宰相之任日以繁而唐世吏部之職皆得以己意物論銓擇其才

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

宰相吏部皆得行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王制司馬詔爵

詔祿司士職也黃散之下悉委之選吏部職也諫負臺屬不由敕

授開元以來吏部職也並注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國

朝之初猶存舊制太祖不以資歷為拘而委吏部觀人量材甄

別下注委使部南觀其人才具名以聞常與量才甄別真宗

不以判中循資而親閱功過狀為之升黜長編景德元年命有司

判格判中應循資而認有司以歷是以當時有過閣鼓訴吏部條

前後矛盾者桑損有受詔覆視而言選調失於均平者太平興國

均平今責有司是國初銓選之際雖有定法而未嘗拘以法也

由今觀之判銓之職尤為得人有薦選人並遷朝官為直館者

薦錢若有寒士而為人所知為陳其狀而升擢之者太平興國

流內銓士有孤寒不為人知有二十年不與父通問而廢歸田里

者長編至和元年貢黜判流內銓有登州推官桑暉在有匿其私

罪應舉及第而奪其勞考者同上晉州推官李元有私罪黜自行

責宗室判官元元年其請擇主判官責成選事蘇紳之言也

自任者文彥博之言也哲宗元祐二年文彥博乞委吏部長依

監不自疑是祖宗之銓選雖任法而猶任以人也私竊恠近世

以來吏部牽於資格而不能任甄綜人物之權宿秩計歲月及近

而叙遷差遣視名次高下而占射格法既局所謂銓量人物者徒

建空名而已是以前輩有言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

經筵

業之廢於上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業鮮取者爭於資格也民之

困於虛政暴令者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史之所以

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者官咨格之失也係誅論資格然

則今之當銓衡之任者愚敢以不限以格為請

古者自上而下皆勸學之賢至後世有六職矣又其甚也闕而不

以

罽罽古者由內而外皆講學之地至後世有定所矣又其甚也罷而不設爾噫孰知國朝講官之外未嘗不親正人乎經筵之外未嘗不勤聖學乎此愚所以三味三嘆也且古之盛時前師後傳左疑右承可與講論乎曰未也保氏諫憲史官記過可與講論乎曰未也蓋宿衛環列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朝夕從容不啻朋友師弟子之講習此則聖人講論之人噫師氏之職同與膳夫詩雲夔夔閣宦之賤得列小宰禮天官聖人之意微矣哉廣庭密勿大臣納誨可以講論乎曰未也虎門森嚴以嚴詔王師氏可以講論乎曰未也蓋深宮幽隱之所無以異於廣庭議論之地宦官女子之側凜凜乎公卿百執之列所以薰陶涵養無往而不善此則聖人講論之地噫路門寢門皆屬儒臣內朝外朝統于冢宰聖人之慮遠矣哉此三代所以世有哲王也自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經筵之所始乎此本紀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其說上觀於制臨決為立立其說上觀於制臨決為立立厥後遂為常制是以東漢章帝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

事後本紀建初四年詔曰中元元年詔五經章句頗多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劉歆奏言先帝欲使諸儒共主經義云云於是下太常卿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考宣帝甘露石渠於是有定所矣夫石渠天子所以藏秘書寓於未央大殿之地俾羣儒出入禁庭講論經學非不善也然望之名儒出補外郡本傳石顯儉人弄權中庭本傳宣帝之講論果常如石渠乎自元宗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馬懷素褚無量與焉侍讀之名助乎此迨開元十二年置集賢院有侍講學士有侍讀學士於是有常職矣唐百官志及通鑑唐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入內侍讀九月戊寅以馬懷素褚無量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年改罷下修書院為集賢書院選者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李士夫以侍讀侍講皆天下文學經術之士俾之橫經帝幙紬繹古今非不善也然黎園之樂汨亂聰明寧王之笛轉移心術唐書本紀帝之講學果常如集賢書院乎噫傳以一齊謹以衆楚求其齊語必不可得一暴未幾十寒已至天下未有能生之物嗟夫講學且爾况不講乎勸學且爾况不勸乎故尚書樸學厭而不好漢歐陽生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博士倚席廢而不講

細江定

後儒林傳序自安帝覽政傳於藝噫駁乎無以議為也國朝以

講學為治本以親賢為家法自太祖置講席於便殿命王昭素講易

太宗開經帷始開經帷實國朝經筵之始景祐則講於崇政

中崇文院元祐則講於資善堂或命直

禁中讀高直禁中以備顧問或直廬秘閣長編成平二年真宗

更口侍講長上日此講學之所也不特此爾聽政之餘探隨簡編

給珍膳夜則送宿此講學之所也不特此爾聽政之餘探隨簡編

度時日探頤簡編素所耽玩長編視朝之暇講論經藝訓上每

惟文吏是案講論經藝寧有倦耶云云非講筵乎宮中消日惟是

觀書何以消日王若史奏曰陛下宮中居常禁中亦有日課

而非學也國朝未置侍讀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之尋又為翰

林侍讀實國朝講官之始國朝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始用著作林

學士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

始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朝為崇政殿說書以楊安國為天

章閣侍講景祐四年以賈昌朝王道宗馬希言楊安國並兼天

有翰林侍讀不帶學士者馮元有為侍講侍讀不加別名者馬宗

不加別名但供館而已有為侍講侍讀外使者景祐四年以翰

林侍讀李士知天德軍府侍讀李士外使自始也天禧三年張知白為判部侍

有著作佐郎兼侍講者侍講司馬公休亦以著作佐郎兼此講讀

之官也不特此爾臺丞未有與經筵者特與之慶曆二年召講讀

講讀莫閣故事臺丞无在經筵僕射罕預經筵者亦預之景祐元

帝以昌朝朝長於講筵持召之僕射罕預經筵者亦預之景祐元

元豐六年文彦博以太師致仕元以史官而侍經筵至和元元年知

初命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侍臣講讀以史官而侍經筵至和元元年知

非講官乎是講讀之外無賢不講也當是時經筵無常所而燕處

閑暇皆經筵也講官無定員而名儒碩學皆講官也夫無往非學

無賢不親則發聖賢之傳窮典籍之奧果何如哉是故以水喻政

得之小旻慶曆五年講詩小旻曰如彼泉流无倫胥以敗帝謂趙

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亨鮮喻治得之匪風慶曆五年講詩匪風

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亨鮮喻治得之匪風慶曆五年講詩匪風

經學之難

不明之用

漢帝曰老子謂治同此學詩也薄征緩刑荒政講之至和元年講

禮則薄征緩刑揚安國曰所謂緩刑者過歲之民當歲散則赦之

今持兵伐劫掠稟一切竟之恐不足禁好帝曰天下皆赤赤子

不亦其乎此學禮也上承下施蓋取諸鼎皇極生治蓋取諸

何揚安國曰鼎為萬世繼成制之器上承至尊下亂極生治蓋取諸

萃盛宗講華之六日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句孫奭講尚

言論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彼聞上曰我哉是五子

之歌再誦六句首祖禹家傳請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此六

句如立云願陛下留書學深也論魯封疆景德四年上問王旦

成日曰仲尼修春秋九二三百四十二年行事又問魯之封疆及始

會講鄭壽刑使民知法而欲止辟不若不知而民自化也此明春

秋而知之中庸脩身脩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陳之此講禮記而知之我國

元祐五年右正言劉唐老言太宗李一篇論此講禮記而知之我國

家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天下開太平者未有不源流

於經也噫經學難明也馬上之治非用詩書帝漢高清淨之治專尚

黃老帝是不事乎經也是以讀書為糟粕也莊子通變之說竊

而紛更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復讎之語舉

而窮黷之講武帝下詔曰昔襄公復九世是自叛其經也是以

詩書發冢也故不事乎經者其羅小自叛其經者其罪大何

者不事乎經雖無以利民亦不至禍民叛經者借先王之文逆先

王之道其禍天下慘矣嗟夫聖人作經豈料禍天下哉正理之不

明適用之不知所以至此也取需卦燕樂之說啓其君以宴遊

苗弊法假周人出息之事以自文李常言王安石取經據傳會

於息錢不知泉府實受厚人之五布周禮

所以便出息者不使其幸得而惰於業保甲苛令托先王民兵

之論以自售熙寧二年行保甲法上論變義勇為民兵謂安石曰

因鄉遂為軍旅今邊陲農人禮果如是乎湯誥勇智非以不殺論

則無什伍不知戰守之法神宗御經筵呂公著講天乃錫王勇

之則黷武者未必不竊之矣

講官
當如
范程
三公

湯能伐夏救民故以智勇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
睿哲神武而不殺者時上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王
制柴望不以巡狩原之而封禪者皆假之矣范祖禹講王制曰古
後乃附會為封禪皆秦漢之義新臺一詩聖人所以示戒也或者不
知置而弗講是未知其所以詩帝慶曆五年先是講官不修新臺
欲得開况詩三百皆聖人所春秋一經聖人所以垂訓也安石不
知黜而不進是未知其所以春秋書於是經筵不講春秋之噫聖
經難明也安得講師三昧如范祖禹東坡謂范祖禹
乃得講師三昧經學淵源如
程伊川言行錄俾之講論經筵哉

重刊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前集

至治

十一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國學

前集

古者學校養其心不養其身後之學校養其身不養其心又其後也養心之教既泯養身之政復闕此君子所以觀古今之別也嘗考成周一書纖悉備具而學校養士之職獨闕而不載有如仕者受田者必有稍王朝之環衛則宮正均其稍食王宮之人民則內宰均其稍食外焉守溝池之士庶則均其稍食者有掌固焉內焉治文書之府史則掌其食者有犒人焉並周禮本官獨不聞有所謂養士之官不知當時隸業於成均者何以為養耶雖宮伯月終則均秩周人之待國子者其出於此矣又不知當時士庶者何以為養耶意周人之所以養士者非區區犧廩之末也有樂舞以和平其血氣有詩書以培植其見聞有干戈射御以閑其禮儀其所以長育成就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古人非不欲設官以專其事豐廩以養其軀誠不敢以百司庶府待學校幸饒廩之微以是浼天下之賢者而當時賢士亦不待有所慕而為有所利而進潤澤如止

長養如陵厚德如朝陽令儀如梧桐蓋靈龜孕頤輕重有別而自養之學深矣漢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皇武帝從仲舒之言遂建

大學仲舒對策曰興太學以試諸賢與太學然按晉灼所言乃謂西京無太學

長安西北七里若爾則漢未嘗無矣三輔黃圖謂西京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以二說參之蓋黃圖所載皆武帝制度是指武帝之時而言也晉灼蓋論漢初之制也方武帝建學之初為諸生學長安者或至困

死而不自激厲由郡國選詣博士者或貧無資用時行賃作以困

設負用度充足至是始備焉元帝好儒

僅至五十儒林傳帝選至昭帝所增之數亦止百人養負未盛

也昭帝幸賢良文學及成帝大學弟子增至三千至是始盛焉

徒取儀狀果能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武帝擇年十八以上

子太常雖與受業果能如周人成均司樂之教乎漢以弟子誦太

常得受業如弟

子太常雖與受業果能如周人成均司樂之教乎

徒取儀狀果能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

設負用度充足至是始備焉

僅至五十

也

徒取儀狀果能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

子太常雖與受業果能如周人成均司樂之教乎

子此養心之教猶闕也至光武中興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立五經

博士之官修太學邊且之典光武中興好儒術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立五經

千載之容迨明宗復加潤色制度一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何輪

萬其文盛也明帝即位親行其禮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

親行射禮果能如周人射御之習乎見上此養心之教亦未聞也

雖然王成舉幡會者千餘非西都興學之功歟王成舉幡以救司

林宗唱義從者二萬非東都設學之效歟黨錮德郭林宗為唱時

視死如歸異時腐夫刑人瀆亂國典大學名教扶持公議烈日爭巖

能修筋制度文為之末猶足以起人激厲之志使如成周之所以

養士者養士則為飛魚躍之下果何如耶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

弘文館置於門下省曰崇文館置於東宮皆以宰相領之其生徒

以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選養志九館三門下省有弘文館

之七學曰國子學曰大學亦以大臣子孫為之同上九學六皆隸

之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為之此唐初之制按百官志注天寶九

者為之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習其業者為之選養志曰律學

補授見前太宗之時亦盛矣未幾再傳掃地殆盡國家自立崇疏言

論堂之庭盡墜為圃二館之門復如論堂學制果如是乎

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學制果如是乎李觀修太宗書曰終朝

此固學士之壞也至國子博士不免啼飢進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解士助數犁其有中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廣文先生猶嘆無檀杜甫詩嘗贈鄭廣文詩曰少遷祭酒者謂散

冗之地權德輿謂劉牧為為助教者躬犁鋤之事見上以師儒之

職猶爾則養負之意可以默諭矣豈非養心之教既泯而養身之

政復闕乎夫學校教化之本原自唐虞二代春秋兩漢以來未嘗

一日廢六朝之擾攘南北之戰爭其視學校疑若敝屣然猶修飾

制度躬禮師儒且得已而不已亦以天理人心之本在是爾以三

百年之唐反不若僻陋攘亂之邦舉古人所以維持風化之要者

廢壞無餘噫可嘆也蓋唐以科目取進士以進士之科為貴則學

校獨廢至此然獨不觀宋世道已極而太學何蕃毅然壁

立首唱大義六館震驚而唐賴以不亡者未必非茲人之力何蕃

然則吾道亦何負於國家而唐壞之至此耶君子所厭言也我

藝祖立極之初未皇他務首幸監學士風丕振親贊孔顏吾道有

光此與武王下車訪箕子陳洪範者同一意也長編太祖既受神

宇自贊孔顏二月時臨幸焉建隆元年正月又幸蓋國家自建隆以來已有

國子監釋奠行禮而大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

慶院為之仁宗慶曆中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

小不足以為容予者請以錫慶院然慶曆以後生徒日廢所居猶狹

時大學實未嘗也至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以創之熙寧

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年雖有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齊有

之室其中不足以容一學生員至於太學即未嘗營建上假錫慶院

西此謂廊屋數十間漏雨生員才病三百人即无容由是若

足之也欲乞賜錫慶院為之仍修武成廟以為右學從之

廊若廡若堂若齋制度壯觀規模鼎新而建學之制備矣始太學

惟有內舍給食之負僅至二百外舍未立爾熙寧元年遠方待次

蓋百餘人於是從數以立外舍之負蓋從諫官之請也熙寧元年

奉幾四年遂置上舍百負內舍倍之而外舍則不限焉蓋從中書

之請也四年十月中書言近增廣太學益置生員為外舍不限負

以二舍自為限從之由是冠帶濟濟絃誦洋洋藹然虞庠夏校之

風而養士之負盛矣然祖宗養士之意不止是也雅樂歌詩養其

耳也胡安定判國子監合諸生于講經問難淑其心也太祖幸國

講堯典說命齊有選考之簿月有選考之目文已中程而選考

不預則不聽 選已書籍而程試不預則不許試又兼效其行藝也養心之道又何如哉然而今日習熟見聞之久視為故常月書季效策課工拙無預乎行齋堂規罰徒寘壁無預乎行舍選所以論行也當其年不犯重罰而已罰不必盡舉也舉者十一營者十五罰不必盡行也間有毅然不恤眾議以師道自任以規矩力行眾謗蜚語則又退縮矣抑又有法可行而不行者才為眾所知越次陞舍法也今不行也行藝為眾所服不雜選者罰法也今不行也博士月一誦齋教導今可行乎諸生外有顯過亦許糾治今可行乎 祖宗所以維持人心者若為文具噫得一程伊川置禮賢等齋以訓諸生不患不知性理之學伊川先生在大學欲以月禮賢等齋得一胡安定置治道等齋以載後進不患不知射用之學定設治道等齋以訓諸生又此又師儒責也若夫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中流滔天砥柱屹立此又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未可以學校中無之

州縣學

全上兩前十

夫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是詩也君子知魯之所以興泮水青青子衿在城闕兮是詩也君子知鄭之所以微詩衿蓋古之所謂學大抵於黨庠遂序之中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士以為公卿大夫仕於王朝其子弟從父兄則不得不為之置學于京師其所以養成人才皆少長於黨遂之間而習熟乎庠序之教培植涵養始非一日有州長以會其禮射有卿大夫以察其行藝齒序之正既有黨山孝弟之書又有族師並周禮嗚呼古人重黨遂之學蓋如此其至君子於此所以卜魯郊之興衰也是故蜀有文翁則儒化以成前漢文翁傳文翁為蜀郡守閩有常棣則貢士與內州等唐常棣傳常棣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李袞為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風俗變貢士与內州等

州縣學

魚躍亦何所不至哉 國朝之初有四書院曰白鹿洞曰嵩陽曰岳麓曰應天府其又有茅山書院猶未建州學也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休言

岳麓曰應天府其又有茅山書院猶未建州學也

年賜嵩陽書院額及印本九經成平四年渾州守臣李九則奏岳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生六十余人所誦乞下國子監降韓文等書從之 祥符二年應天府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為助教并四

書院額比四書院之外乾興初孫奭守兗州建學舍聚生徒請太

學助教為講書乾興元年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於

不足伏見密州馬首山講書仍給田十頃而餘鎮未置學也景祐

中詔藩鎮皆立學矣始立學他州勿聽也而他州則勿聽寶元元年

元年因蔡齊之請置潁州學大郡始立學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

則未置至於慶曆之四年范仲淹言學校本行實宋祁言莫若使

士著而教之學校則學者修飾於是詔諸路州軍各令立學學者

二百人許置縣學於是州郡之不置學者鮮矣見後而教授之

置亦於是乎始其初委之漕司於幕職州縣中舉之或用兼官或

用士人皆漕司主之而未隸朝廷也熙寧中詔諸路學官並委中

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屬於朝廷矣會要慶曆三年又置教授以三

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

官或用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

府學官共五十二員惟大郡有之餘未盡有也元祐初詔齊盧宿

常等州各置自是列郡多置教官矣續會要元豐元年州府學官

之軍監蓋未及有也元祐元年詔齊盧宿常等州各置教官矣

然自置教官之後選擇正人無日不申明之辦舉職事以副責任則政和之請也

五年臣僚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選書答簡意教官之職切宜遴選

則紹興之命也紹興十三年宋宙奏之復整頓費力切宜遴選

撰樂語不兼他職其任專也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設科以試

通經而任其選重也元豐五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

之所所以作成士類亦至矣而今之州郡之學學者之視郡庠視猶

傳舍學官之視學者殆若浮萍佩焉悠悠口焉囂囂春秋有試更

出迭入僅糜一時之廩儀而已呼何輕耶愚嘗咨之耆老曰蓋舍

法行而郡縣之學有實政舍法廢而郡縣之學皆具文何者今之

郡縣有學即古者黨序遂序之遺意古人謂今之育材成德而異

日之升於司徒升於學升於司馬者皆若而人也則教養之政安

得而不嚴自後世郡縣之學所養所取判然兩塗毋怪乎不為之

具矣嗚呼吾知舍法為一代之良制歟思昔舍法之行也士之隸於學月書季致優登于籍於是貢之京師而入于天子之學凡有玷于罰者不預焉是以郡縣生徒更相淬厲以為今之所以教我養我者凡皆以成就我也而我固不可不重也而師儒之官亦以為上之人所以進用人材凡皆權輿於此也而教養之職我實任之時則訓誨教養與之相期於無過之地而人知謹飭亦皆相率聽命以求無忝於有司自舍法之既廢今之大學僅存其遺而郡縣之學已非前日且今太學之法猶舍法也每季有試非無益之試也而他日兩優釋褐自此始也名書于罰非罰金之比也而他日銓注有所沮格自此始也而又三歲大比升於春官由大學而進者居多士之遊大學蓋無一而非進身之階也今郡縣之學則不然登名於大比雖足迹不歷於學皆可以預計偕師友相聚泛泛焉不相知名而無有席問函丈之誨果能如范公夜課諸生皆立時刻乎晏丞相殊字南京范丈正公仲淹方遭母憂晏公請掌書寢食皆果能如安定雅樂歌詩乙夜乃散乎胡安定在李時合

散聲能宜乎俊民良子弟皆裹糧千里為上庠之遊而青衿之子相與挑達城闕之遊爾何者養士有學而進身無階其名存其實輕如之何而不為具文愚以是知舍法之為良法也或者乃曰是法也行之於蔡氏安得為良法崇寧二年罷科李五年貢法成負為屋九萬一十餘楹費錢二百四十萬余緡米五十五萬余石嗚呼此非蔡氏法也王宋諸公之遺制也在昔慶曆中宋祁王拱辰輩請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而薦選之於是詔天下皆立學所謂舍法蓋萌芽於此慶曆四年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脩梅摯曾公亮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李若修若矣故為設立李本道使者以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湏在李事業三百日至于元祐王公巖叟乃謂科舉之外不當別開進取之名於是乞罷三舍之法開師牙不相見之禁元祐元年王若叟奏而科舉之不必科李之外別開進取之名若夫科舉罷於熙寧之乞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若夫科舉罷於熙寧之三年貢法成於崇寧之五年是取慶曆遺法而行之也特蔡氏不當以私意為去取焉耳於法乎何議借曰蔡氏立之其法尚善猶不可以人廢法况是法立於慶曆諸君子乎今誠能行王宋之議

中慶曆之法則家家稷契人人阜夔又安有具文之說哉

學官

解經不窮戴侍中此漢人之法也為博士之官者例如如此後學開

啓當何如戴侍中京氏易年十六召試博士拜郎時憲對曰博士

不窮戴侍中學行可師賀德基此唐人之語也為祭酒之官例如

此諸儒尊仰又何如唐賀德基與從兄德基俱為國子祭酒時人

夫學校教化之本師儒學校之責諸生著龜後來綿最其可輕也

戰國為諸生之著龜後漢置博士至東漢九十四人而聰明司業監

矣祭酒立於漢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

承立於隋隋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博士正錄立於北齊通典北

始於晉也晉咸寧四年初置國子博士一人大慶曆也始於梁

也博士置太學武學博士則始於我朝慶曆也始於元逸為之未

國朝國子監有判其資淺者為同知即祭酒司業之任有直

講八員即博士之任元豐官制既行國子監有祭

酒司業丞簿太學有博士正錄並為學官官制元禮此古今沿革之

大畧也然自古迄今其所以崇重風化選用師儒常如一日爾自

今觀之刻石傳經儒林訂正戴逵為儒林祭華山有賦士林傳布

示韓愈愈愈所之十林傳布德仁文質時人歌之賀德仁為祭酒人

德盧誕儒宗天子稱之盧誕有名於時天下以昌黎入國子而

生徒相賀李翱作韓公行狀云公迂祭酒奏儒生為李官日使揚

汪講國學而通經莫屈講論通經頭多卒焉論難莫屈此祭

酒之有人也進退作則動言是傲陽城有之遺揚宗元為司業陽城

式則勸言是嚴嚴以得禮扶善過過實公有之韓愈為司業實手

書九經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口誦鹿鳴山傳景祐中為國

少儀禮記卷之六嘉其直下詔廢之非通經殿燕堂鼓琴退之聽琴序

酒得果為道州刺史非感德殿此司業之有人也廣文先生

才過屈宋杜甫贈廣文館博士鄭廣文詩先生國子先生上規姚姒

韓愈為國子博士道義黃先生有才過屈宋國子先生上規姚姒

子先生云云上規姚姒如渾渾無涯論易折角朱雲為博士上講易人

子先生云云上規姚姒如渾渾無涯論易折角朱雲為博士上講易人

子先生云云上規姚姒如渾渾無涯論易折角朱雲為博士上講易人

子先生云云上規姚姒如渾渾無涯論易折角朱雲為博士上講易人

折其講經重席戴憑講書帝令舉臣說經不通者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席何淹貫也覽

筆即下子昭遠考定國子生通一經者覽筆即下初无凝滯看書不寐王元成轉四門博士時年老猶燭下看書

方袂肩摩踵接而學校師儒之任皆世俸望人才作成流為數年

不窮之用者皆學官之力也傳澣自學正至祭酒官以儒名者且

三十餘年其任之也專四朝國史注傳澣自布衣錄天子李至為

人其慕之也深四朝國史鄭穆傳元祐中以言文聞待制常兼祭

禮過迎皆專其經術而報其教訓六年請老提奉洞霄宮教過門

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金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

致仕有不得謝揚之凡杖祭酒居節資之地正宜退老成願毋輕

聽其去不聽報太李之士數千人以壯論司業又請宰相請留

程顥學問淵源洛中師表而召判武學何其幸也名臣陳肇中學

術醇正元祐名臣而擢為博士又何其慰學者之望也同上名儒

宿德項背相望未易枚數當代仰之後人思之尚想乎螟蛉之誨

噫盛哉然嘗論之學官固諸生之望祭酒又為李官之唱且匪曰

蘭正時變入室不自朱藍何遷素絲非王儉辭祭酒之表乎齊王

至倫解祭酒寶劍未砥猶全切玉美箭闕羽尚无衝石非王延明碎

祭酒之表乎魏温子升為安豐王延明碎祭酒表曰寶劍未

酒之職非他官比志行必粹道義必尊庶無慊於教載之任二子

所以力辭而不敢者亦自知分尔苟國師有人則下是典教有不

難舉呂公著一為祭酒命駕親謁程頤請為學正而學者皆知性

理之學名臣事蹟王陶芳任祭酒亦遣博士詣孟醇擢為學士而

諸生始知有聘士之禮同上此又挈裘提領之論矣雖然茲皆漢

唐以來學官之任而考之成周則未聞焉且周典六官治官掌治

禮官掌禮曰刑曰兵曰事考其官属亦各稱其職掌之當然獨至

於地官謂之教典而其設官殊不可曉蓋自鄉老至比長皆六鄉

之官自封人至充人皆疆場之師自載師至均人皆財賦之官其

他不過整齊田學推考征斂而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數人

而已而非專掌乎學校者也及詳考而熟觀之如司樂則掌成均

之法樂師則掌國學之政然周人往往以學校之職而屬於典樂

之官果何意哉周禮蓋樂者所以調和其血氣涵養其心術優

游漸清鼓舞動盪其入人也深此先王作成人材之深自是故舜

之胄子教於后夔書命夔典商之學政屬於瞽宗瞽宗人子皆此

意也漢人去古未遠猶知博士弟子受業太常漢以博士弟子受業太常屬

此意失矣至我朝安定胡先生之判國子監也教育有法深有

古意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至奏鼓琴瑟之聲洋洋乎外伊川所謂

九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豈非平日動盪

涵養之效歟異時淵篤純明直溫簡諒色色有之呂氏家塾註曰

乙夜乃散諸君詩琴瑟之聲徹于外聞見錄曰伊川曰九

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李為書言劉

子皆賢才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棟與棟愚請頌

此為今日師儒勉呂氏家塾記

科舉

進士之選其自隋始乎曰非隋也周也王制謂大樂正論造士之

秀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此其始也特設科較藝始於隋

爾噫進士之選在古者何其重在後世何其輕耶周人賢書之貢

必加拜受拜云者想其恭敬而不敢慢也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賓

云者想其禮待而不敢忽也此周士之貴有由矣由漢以來固不

能如拜受賓興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為之駕雖以當時號為誦設

公孫漢者猶出於鄉人之勸勉未嘗有自進之風公孫漢至唐楊綰

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唐志蓋古者上有求於下其後也上下交

相求又其後也下始急於求上此古今輕重之別也然自漢設科

以後科目紛紛不知其幾大抵自漢至隋以前惟行孝廉秀才之

科自隋唐至本朝雜行進士明經之科至熙寧後王荆公以經義

試進士於是明經始廢而進士獨行耳此其大畧也進士之科唐

與我朝行之然在唐為輕在我朝為重何以知之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此唐人之謠也以此知進士為劣而明經為優矣唐

待經生此國朝之詩也以此知經生為輕而進士為貴矣仁宗

謹於選士皇祐五年庭試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唱名乃
鄭淵也又筆談禮部進士設香案與奉人對拜設供張甚盛有
私傳經義歐公有詩曰焚香則徹幕亦無奈湯蓋故唐之進士得

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通典武德以來明經士千
得第者十一二惟乙科而已其進士千
本朝之乾德進士二十六人如五經開元三禮

三傳學究合九十三人其額至寬也而得人之盛反不若進士編
朝太祖蓋待之既厚則卓犖非常之士皆願為進士得之既易則庸

庸記誦者甘為明經爾此前輩稱國朝進士為將相科其有由矣
王唐曰進士一是固然也蓋亦推原進士一科興置之制可乎

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元宗以考功望輕移試禮部於是定所焉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負外郎本昂為貢人詔訶帝以負外殿前

之試始未有也自武后以對策為緩親試殿前於是為常制焉武
元年策問貢人於洛城數數習方設衛棘圍始未有也自唐楊浚

始開三行試於是為故事焉唐選李元宗天寶十一載禮部詩
得第者百一明經倍之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我朝因

之至熙寧復加經義之制見詩賦臨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我
朝興國加試以論至熙寧始定策試之制同上糊名之制行於淳

化淳化二年先是胡旦等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而諸
州之糊名則自明道始明道二年詔諸州易書之制立於祥符

八年置書院令封官封印而諸州之易書則自景祐始
四年置書院令封官封印而諸州之易書則自景祐始

以法字注復與吏為奸者宜之請也傳義有禁昉於雍熙雍熙二年

真否不然可易也法曰保之不願易也乃與模俱罷慶曆則有

冒貢之禁慶曆四年坊禁有七日祥符則有挾書之禁祥符五年

舒之言而行黃真涉同考試及封印卷部尚書溫仲

印卷首嚴禁秉燭因威綸之言而行秉燭之禁周起之言而嚴

請行之景祐四年二月先是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人自合

起請差遣甲寅乃詔用三月廷試取士或取之多咸平二年辛人

一日於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其多以或取之少八年

始自嘉祐之二年嘉祐二年進士而與廷試者不黜則

四年一舉或累歲不舉嘉祐二年上封者言四年一貢辛四方士

舉則始自治平之四年治平四年進士而三歲一

名於是其有唱名及第之典並唱名及第唱名自此始等

錫宴於是其有錫宴瓊林之禮錫宴瓊林之禮

既嚴禮之既重則薦於鄉試於有司策於天子之庭者其忍負之

哉自今觀之懷州解發素已銓次人聖明道中有進士十人游

於州里也李迪有聲禮部不黜景德二年油與賈遷皆有名場

冠春官王曾首薦復

場屋也夫外郡既考復行有司復考文藝若無愧矣而猶嚴於臨

軒之選此與周人升於鄉升於司徒司馬者同一意也是故齊賢

受知先朝擢自下第太祖幸西京推得張齊賢十策還語太宗曰我

狀擢居首選祥符八年蔡齊以狀擢賢不才年全相蔡齊偉有儀

賀慶曆二年賜楊真等及第賀

元及第不在温飽王沂公狀元及第禮部第一不

肯自陳寶元元年范鎮禮部奏名第一故事省試第一人亦抗

舉之外蓋祖宗不專取以文墨而試賢亦惟以行藝所以正人相

此其著節立身又有出於科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禮部第一

望出為明時用也然愚又嘗論之科舉之禁不可以不嚴亦不可
以過嚴不嚴則無以杜僥倖之心過嚴則復以隔天下之士且糊

名易書似也然東坡反遺李廌李廌以文見知東坡東坡元祐二年知貢舉意得廌以冠多士及考

公誤取劉焯筆談嘉祐中士人劉幾驟為險惟之薛歐陽惡之會

易名他州以取解余靖韶州人本名希古犯王公洙願保匪服而

場條貫投地而不取也陳彭年為翰林李士龍王文正公曰呈科

士乎愚嘗推原其故蓋古今人才一也成周人才出於學戰國人

才出於客漢之人才出於吏唐之人才出於科舉而至以後世科目之後

而欲用成周里選之法是猶結繩於書契鄉飲於軍市君子謂之

且進士之科莫盛於唐而考士之法亦莫病於唐夫以張九齡之

峭直剛方吸嘘雲雨顏平原之忠肝義膽對越神明陸宣公之論

名儒二至禮部何蕃義士終身不第此猶可也齊暉以貴而不得
舉韓愈送齊王參元以富而不得舉柳子厚與王是畏嫌而自私
也錢徽典舉而私權李宗閔之親李宗閔傳初錢徽典貢奉宗
達詢典舉而陰取楊國忠之子楊國忠以其子暉幸明經不中怒
與高弟俄是徇情而自私也此考士之法莫病於唐也夫選之不
精擇之不審往往歸咎於文藝是罪哉爾 國朝考士之法何如
哉宋白典卷官而蘇王中選宋白三掌貢奉所取蘇易簡王禹偁

考校

陳麗而退

場條貫投地而不取也

陳彭年為翰林李士龍王文正公曰呈科

王公洙願保匪服而

易名他州以取解

余靖韶州人本名希古犯

王公洙願保匪服而

場條貫投地而不取也

陳彭年為翰林李士龍王文正公曰呈科

王公洙願保匪服而

易名他州以取解

余靖韶州人本名希古犯

王公洙願保匪服而

場條貫投地而不取也

程羽掌責舉而張寇聯名張詠嘗謂人口舌傍中得人最多

折廷羊如寇公當方而則詠不敢至使人才流為數世之用誰之

力歟方平司文賦尚典要物宗時臣徐言往往時人路授倡為

通經學古為高者又誰之功歟大抵人物之消長文章之高下皆

任文衡者之責可輕乎哉不然王介甫以私學取天下士至有以

雅為雅之弊惠卿以己意取策問而當時皆訕前朝阿當世賦論

策門文章人物為之一變向非元和諸公出而正之則黃茅白葦

之習殆何如耶東坡謂工介甫欲以然嘗論之考校之術不可過

於任法亦不可過於任情任法矯也任情私也過眼終迷日五色

非主司自嘆之詩乎東坡遺李為詩落却親情責至公非主司被

嘲之詩乎陳彭年有親戚為所黜遂此任法之弊也主

司冬烘錯認顏標見有主司取卷以此任法之弊也主

標公典舉徇情私擢濟川開寶五年此任法之弊也主

考得矣情無公私得人足矣若李迪落韻本有聲也雖黜迪而取

迪景德二年考得矣情無公私得人足矣若李迪落韻本有聲也雖黜迪而取

者又當自勉也或曰彩霓之韻未誤而黜范景文用彩霓字主

刑賞之論見疑而降東坡作刑賞此非行業之不精君子則曰寧求諸己不求諸人

也或又曰火山軍之名得之夢寐王介甫此非行業之不精君子則曰寧求諸己不求諸人

民之誦已播城市王介甫此非行業之不精君子則曰寧求諸己不求諸人

此又物理之素定君子則曰寧求諸我不求諸天也不然

尚崑體以逐時好天聖以來不惟有司恥之惡亦恥之

阿新法以取高第賦門注不惟有司恥之惡亦恥之

雖然 國家以文藝取士固也亦不專以文藝也宋祁甲科兄郊
次之以文而取也然進郊而退祁蓋第末可先兄與天聖二年進未郊
而校也然升馮京而降文通蓋貴胄不可先寒賤皇祐初有官弟
薦欲首選張公詠也公辭之而推張覃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冠
推史防書為其甲州人史防而已居其次以下之人亦不嘗校以文藝
也夫以文墨考士而不以文墨拘以科目進身而不為科目累鵠
然有成周德行道藝之風噫盛哉唐人進士何足語此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前集

